

大象人物聚焦书系

田 汉

李
辉
著

大象出版社

狂飙中落叶翻飞



📖 大象人物聚焦书系

田
汉

狂飙中落叶翻飞

李辉
著
大象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田汉:狂飙中落叶翻飞/李辉著. —郑州:大象出版社,2002. 1

(大象人物聚焦书系)

ISBN 7-5347-2713-8

I. 田… II. 李… III. 田汉一生平事迹
IV. K825.7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72854 号



大象人物聚焦书系/田汉:狂飙中落叶翻飞

责任编辑 佳 言

责任校对 钟 骄

装帧设计 李呈修 但汉琼

出 版 大象出版社(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 450002)

发 行 大象出版社发行部 (电话: 0371—5726194)

制 版 北京时代雅风图文设计有限公司

印 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

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

印 张 6.25

印 数 1—5 000 册

定 价 21.00 元

大象人物聚焦书系

总 序

李 辉

这是一套突出历史照片和图片资料的人物聚焦书系。

都说眼下属于图像时代。此话颇有道理。且不说电视、电影、光盘等等主导着文化消费和阅读走向，单单老照片、老漫画、老插图等历史陈迹的异军突起，便足以表明人们已不再满足在文字里感受生活、感受历史，他们越来越愿意从历史图片中阅读人物，阅读历史。的确，一个个生活场景，一张张肖像，乃至一页页书稿，往往能蕴含比描述文字更为丰富更为特别的内容，因而也更能吸引读者的兴趣，诱发读者的想象。

这些年来，每次出国访问，总要买上一些图书。在它们中间，我特别喜欢文字简练、图片丰富并且两者相得益彰的人物图书，如《凡高兄弟》，如《弗吉尼亚·伍尔夫》等。这些图书，在结构、编排、开本诸方面，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。正是受到这些图书的启发，我产生了编辑一套人物画传类型的丛书的想法。非常幸运的是，我的这一想法，得到大象出版社诸位朋友的热情支持，这便是“大象人物聚焦书系”的由来。

说“聚焦”而非“传记”，是因为严格地讲，我并不是完全按照传记的方式来写每个人物。我是以人物一生为背景，来扫描来透视自己最感兴趣，也最能凸现人物性格和命运的某些片断。几年前在“沧桑看云系列”中，我便采取了这种写法。这样的文字假如与历史照片、图片能够找到合适的形式结合起来，也许就能具有画传的特点。于是，除了正文之外，我特意选摘了传主的自述、他人的评点，图片说明也力求改变通常的模式，尽量使之较为活泼，同时也更具内涵。我希望这样的编排，能使一个人物的一生，多层次、多侧面而又生动地呈现出来。

当然这是一种愿望，一种尝试。

任何形式的聚焦，都是为了凸现历史场景中不同人物的生存状态。审视他们，实际上也就在审视现实中的知识分子本身。这便是我为何对描述历史人物乐此不疲的原因。现在，更为有了一种图文并茂的新样式而高兴。

2000年7月22日，北京

1982 年在北戴河海滨。





1931 年在上海。

1

田汉难忘1920年在日本和郭沫若的那次合影。

一个新时代，燃烧起他们的青春、他们的豪情。他们都做着青年人常常爱做的梦，一个向往成为未来中国的歌德，一个向往成为未来中国的席勒，于是，他们浪漫地摆出踌躇满志的姿态，请摄影师拍下这一瞬间。在他们的记忆里，摄影师奇怪他们的姿势近似于雕像，只有他们自己心中明白，他们恰恰是有意作出歌德和席勒的铜像状。显然，自信与浪漫的他们，希望有那么一天，人们会如同他们仰望自己的偶像一样仰望他们。



丁聰筆下的田漢。

这张对于他们十分重要的历史照片，我没有看到过，只是根据田汉自己的回忆想象着那些遥远的画面。不过，在描述他们的人生时，我看重这一细节对于他们所具备的丰富意味。

那时他们是青年。这是一个需要激情需要浪漫的年龄，也正逢一个非常容易产生激情产生浪漫的时代。他们有太多浪漫，太多幻想，青春的完成和性格的形成，就在这样一种情形下开始。未来的生命轨迹会如何延伸，梦想是否会变为现实，以什么样的方式完成自己生命的雕像，他们还顾不上

田汉在四十年代的报刊上。

便利。但無論編劇者，以及全體演員們，來向前工作，所以時速。比如編劇者舞台裝，都有好幾夜不睡覺，持着，縱是一週，已抵有一個共同的希望，共築劇的全生命，來換取

出一樣。

非常簡單，彷彿從前南國

即是售票的迅速與經濟方面的收入也是開紀錄的。復活第一次演三天，第二次演三天，共十二場。大概一元的對號票，在臨時是不能買得的。六角和三角的門票，開幕前早經客滿。許多人冒着雨來，又悽悽着回去。有些人還要求買票立看。前後十二場情形都相同，支出是四千一百元，收入是五千八百元。計得一千七百元。雖說有這樣多贏餘，然而還是窮，窮得賬目到如今都不能結算。

自然內中的艱難也是不能免的。組織



劇本編者田漢氏近影



1946 年与郭沫若亲切握手，中为于伶。

我家住在长沙东乡锦绣镇，田家墩，茅坪。原是聚族而居，田姓人家甚多，所以叫田家墩。后来许多家没落了，田地也卖掉了，有的搬走了，现在田家墩姓田的不多了。

田 汉

去设想，这似乎也不是一个青年应该考虑的事情。作为有抱负的青年，他们正处在一个充溢创造精神的起跑线上，重要的是以诗人的情怀去挥洒浪漫，而不是其他。

比较起来，田汉可能更留恋青春时代的这一留影。所以，将近四十年过去之后，已经进入老年的田汉，还能以青年似的心情来描述合影的场景。1958年，在给郭沫若的信中，他又一次回想当年的浪漫：在郭沫若的日本住地九州，在太宰府，梅花与酒，诱发出他们的豪情。田汉甚至还记得合影的细节：他们并立着，手拉着手，“作歌德和席勒的铜像状”。往事的回忆，使他感到快意和温馨。

田汉这种对日本九州的特殊感情，旁人是难以理

解的，甚至还招致了误解和批评。在1964年中国剧协举行的田汉批评会上，一位陪同田汉会见过日本客人的人就曾这样批判田汉：“田老和日本外宾说：‘我和郭老到了九州，如同看见亲人一样。’和一个日本做生意的人如同亲人一样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没有立场，田老还是一个剧协的主席，又是一个共产党员，原则在哪里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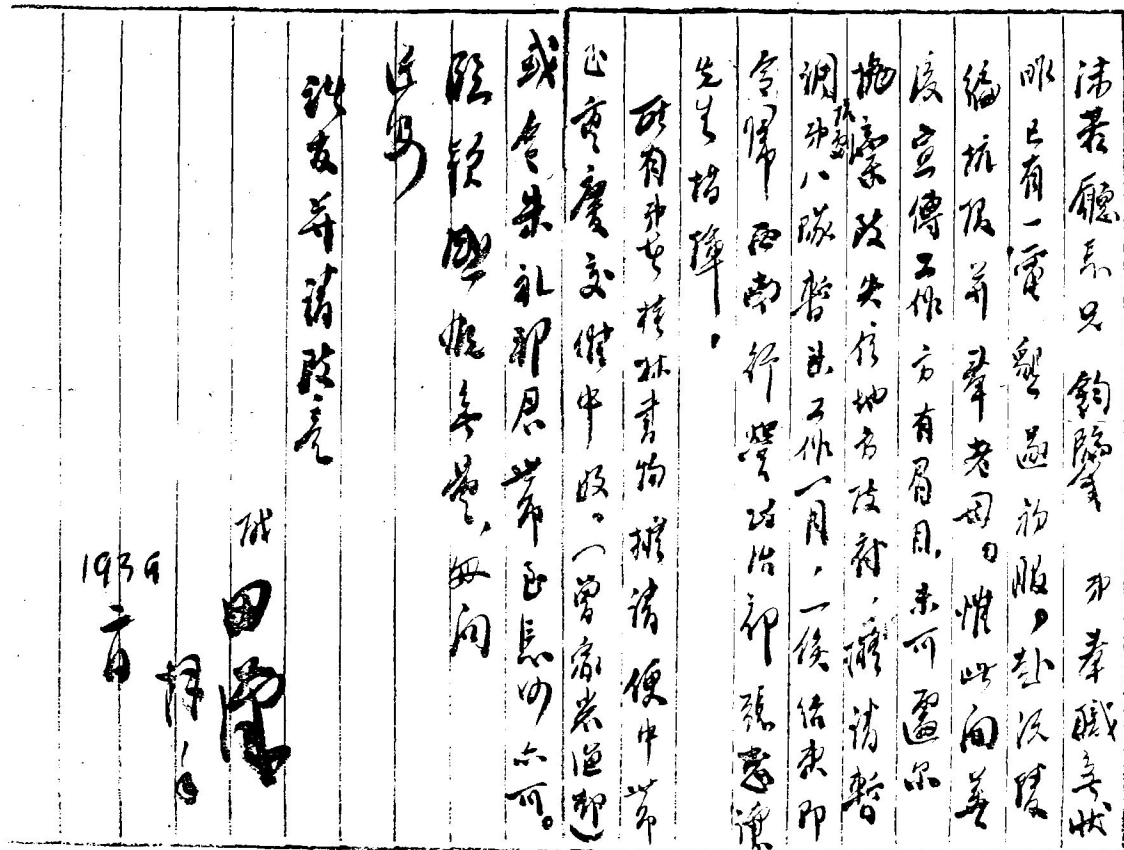
其实，对于田汉来说，他留恋的只是青年时代的浪漫。

在同一封信中，田汉还这样对郭沫若说：“您是歌德的一些作品的翻译者，您在



2001年《田汉全集》出版。

1939年2月田汉致郭沫若书简。这时他尚能与郭沫若兄弟相称，而到六十年代却改称“同志”了。彼此地位发生了变化，早年的情谊只能是一种回忆了。





他的生命一定是无穷永远的。

郭沫若

文艺和科学上的某些成就，对歌德已无多让，首先在政治品质上已经远远超过那位魏玛公爵的文学侍从之臣。……我没有太好地研究过席勒。”显然，即使过了四十年，田汉也没有完全贬斥自己青春时的浪漫，他为友人实现了梦想感到自豪，为自己未能如愿感到遗憾。

其实，任何比拟或者攀附都是不准确的，不客观的。郭沫若当然不是歌德，田汉也不是席勒，他们只是他们自己。在中国这片土地上，在二十世纪跌宕起伏的历史行程中，他们

以各自的方式生存着，发展着，有意或无意之中呈现出作为文人的他们精神世界的复杂。在我看来，在现代中国，无论郭沫若还是田汉，都是值得重视、值得描述的人物，不在于他们都是小有成就的文人，而在于他们各自形成的性格，他们在不同时期所表现出的不同形态，为历史提供了耐人寻味的范本。

1934年田汉（右）与聂耳在上海合影。这一年，田汉为电通影业公司编写了电影故事《凤凰涅槃图》，再由夏衍改编为电影剧本《风云儿女》。聂耳则为田汉所写的主题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谱曲，顿时轰动全国。

另一次聂耳显出作为歌剧演员才能的是1934年演出的《扬子江的暴风雨》。在这个被称为中国最早的新歌剧中，他扮演了码头工人老王。当帝国主义者向码头工人开枪，打死了他的孙儿小栓子的时候，老王抱起他的小孙孙向码头工人高唱：

同胞们，大家一条心，挣扎我们的天明！

我们不怕死，（白）“不用拿死来吓我们！”

让我们结成一座铁的长城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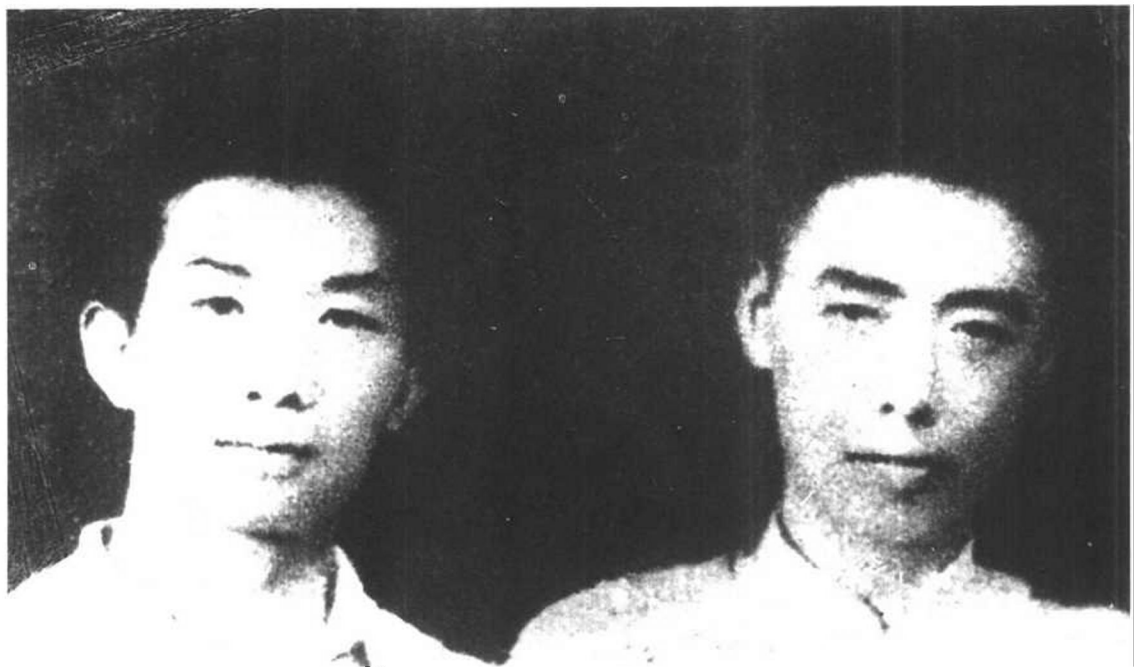
把强盗们都赶尽；

让我们结成一座铁的长城，

向着自由的路，前进！

他唱得抑郁慷慨，激起了观众激昂无比的反帝情绪。

田 汉





写作中。

在许多时候，田汉和郭沫若的名字是可以连在一起的。

他们曾一同参与新文学的创造，当他们在上海的宗白华以《三叶集》一书一并出现在人们面前时，就注定要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化发展中，各自占据一席之地。他们都是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，拥有同样的理想与热情；抗战初期他们同在国民党总政治部第三厅，都曾身着国民党将军的戎装；他们对戏剧一直表现出同样的兴趣；他们始终保持着友谊；他们以同样的热情，欢呼一个新时代的到来……可是，这一切的相同仅仅是一些表

象，实际上，在历史演变的不同进程中，在个人与环境的对应变化中，田汉与郭沫若在许多方面有着很大差异。

和田汉相比，郭沫若很早就表现出对从政的兴趣，“女神时期”的诗人情怀，在他身上似乎来去匆匆。当他在北伐战争中身着戎装之时，田汉还沉浸在南国艺术学院的艺术气氛里，仍然保持着留日时对艺术的热情与理想。三十年代他们虽然同属左翼文化阵营，但性格的差异已一日日显现出来。

最大的区别也许还在以后。五六十年代，身居高位的郭沫若和以往已经大不相同。地位的变化，使他不再能紧贴民众，热情之火似已熄灭，昔日的狂放、浪漫，昔日的个人色彩，早

我此后的生涯，或者属于多方面，但不出文艺批评家、剧作家、画家、诗人几方面，我自小时就有做画家的手腕，可是此调久不弹了，恐怕只能应用向文艺的描写方面去。我除热心做文艺批评家外，第一热心做Dramatist（戏剧家）。

田 汉

1942年，田汉、夏衍、洪深等合编的话剧《再会吧，香港》在桂林上演，图为当年的公演海报。





田汉与母亲易克勤 1950 年在北京。

已淹没在不间断的讴歌、演讲、讨伐之中。田汉自己在“文革”前的一次检讨中曾经回忆到这样一件事：“解放后在北京饭店有一次说要到法国去，我曾给郭老写了封信，还引了一句‘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’，意思是讽刺他有官气，为这陈家康批评过我，这也是一种在野党的态度，这种流露是很不好的。”虽然是在自我批判，但这也正说明田